

与爱怨、背叛无关。我自幼就渴望走到一个回不来的地方去。

少年时候发现县城比我们村庄大了许多倍,就像天堂在县城,地狱就在我们村庄里。再大几岁后,有幸早见到了古都洛阳城,才发现天堂在洛阳,县城只是洛阳的一个城区或广场。十几岁曾莫名地离家出走,本意是出走至洛阳,或到比洛阳更遥远的繁华里,可结果,却是到我家对面李白去过的孤寡山上呆坐了大半天。据说李白在那山上写过一首《鹤鸣九皋》的七言诗,我在那山上饿到不行只好踏着黄昏回家了。二十周岁当兵后,二十一岁随着部队去武汉,到武汉长江大桥下面抬头朝上望,看见自己小得没有蚂蚁大。二十六岁因缘际会到北京去修改自己的一部小说稿,第一次到天安门广场和故宫,一环一扣收获在心的,是无尽的失落和沉默。三十岁再到北京去进修,做下一桩最难忘的事情是,同学们在一个节日的夜晚学习跳舞时,自己从人群中走出来,打车到天安门广场抬头朝着皓月凝望大半天,然后借着灯光和月色,从寂静的长安街上朝着魏公村的学校回。二十几里路,每一步都不朝着路上看,只看路两边的高楼、灯光和天上的月。就是那一夜,独自在长安街上孤寂地走,我好像发现自己有种特异功能——我似乎能听见寂静与沉默里的声音了。

寂静里的声音倘若不是耳鸣声,多半会是炸裂声。

沉默里的声音倘若不是呢喃声,多半会是嘶喊声。

我是寻着寂静与沉默朝前走的人。渴望越走越远栖居在回不到土地和家的地方去。遥不可及的遥远与远行,是我一生的执着和念想。所谓的土地与乡愁,在我内心其实没有别人想的那么重,所以看到许多作家和成功人士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乡愁时,我很想从会场离开默默走到没有人的地方去。之所以没有离开走到哪儿去,是因为理性、客道使

到回不来的的地方去

阎连科

然。而说到情感上的乡愁和土地心结,在我可能真的就是天空中一片散淡着的云。

曾经有位既是作家、又是诗人和房地产商的有钱人,他和我说起生于土地而又逃离土地的那种逃离与返回的关系时,他说,等你有钱了,给你的亲人、邻人、村庄一笔足够让他们好好活着的钱,从此你就没有乡愁之牵挂,可以无忧无虑地远走他乡了。

听了这话我哑然半天而又思忖大半生。

似乎乡愁原来只是一种不能荣归故里的愁。

似乎人类的土地心结,只是安泰俄斯害怕离开土地而失去他不可战胜的力量。

如我这样的人,怎么会自幼就有一种越走越远、越远越好的抽离感和放逐心?怎么会觉得反安泰俄斯的自我放逐是一种力量一种美?我不是因为厌恶什么才要背叛、逃离、躲到哪儿去,而是天生就觉得陌生、遥远是一种美,是一种人生理想的起脚和归宿。不是说人生守在一地一隅是种封闭和固守,而是说人,一生一世都从甲地到乙地,再从乙地到丙地,这种从容而不歇脚地走,永远做一个路上人,去不是为了找我们说的桃花源,不是为了阡陌交通、鸡犬相闻,而后炊烟缭绕、米酒鱼肉,去纯粹就是为了走。

走是目的,去只是朝着目的起着脚。甚至不歇

阜阳馄饨

阮文生

随大流我来到阜阳无名小吃。正堂转一条廊道,都是食客。没位子。等了会儿轮到我。食谱的第一单:馄饨。我点了。我把中午当早上。

我捧着热气腾腾的馄饨,找了个位子。这碗是个老江湖,又厚又高,往往大号里挑呢!碗沿加了道蓝箍,怕碗里

的晃荡不老实吗?飘着的馄饨被沉着的馄饨顶住,沉着的想上来,被飘着的压着。碗里热闹了。咬了一个,肉馅鲜嫩感觉不错。接下来的汤汤水水很痛快。老一套了,可老一套里全是味道。也够新鲜啊!

十二点早过,一道来的人,还在排队!好像早晨是这么难等到。我低着头,少不了的稀里哗啦。肚子被一连串地响应着。就是随大流,我也是被高抬了。

上来一袋煎饼。我的吗?我饱了。这和我们那里的煎饼,不是一个概念!面皮包着潮乎乎的菜叶,大平原里的新鲜劲儿直冒。我更饱了!

南京路上电梯秀

吴少华

这是第一部小型的电梯,屋顶花园门票一角,乘电梯的二角,喜欢猎奇的市民纷纷前来一睹电梯的风采,将楼外楼的门槛都踏烂了。

这种盛景一直延续到1916年,电梯风光让给在南京路西藏路口崛起的新世界游乐场,因为这个游乐场地段更好,场地更大,还有屋顶花园放露天电影。关键的是,在进门处五层楼房还装有大型电梯,上

脚的路上,也不是目的和意义。而永无休止的告别和告别,才是意义和无意义。

与人与世界的抽离和告别,从这一站再到下一站,永远都在告别里,像雨燕绝多时间都在天空飘飞样,捕食与睡眠,爱情与交配,都在自己翅膀的扇动和滑翔中。巴塞罗那的圣教堂,一百四十年都在不停息的建造中。一百四十年建造的世俗意义是“招揽”。而其真正的宗教意义是“无尽”。倘若真的一年半载完工了,意义就停止在“停止”里边了。

停止的意义丰富,还是无尽的意义更丰富?

不歇脚地走。不歇脚地抽离和告别。不歇脚地到遥远回不来的方去。不是别人放逐你,而是自己放逐你自己。到荒凉到没有回头路的地方去。到能看见、听到写作中的寂静和沉默之声的地方去,捕捉那寂静中的炸裂声和沉默的呢喃与嘶唤声。

就这样不停歇地走下去,从告别的这一站,到告别的下一站,直到没有力气告别了,最后在如期而至的衰老中,去聆听自己最后行走着的心跳声。

随大流我来到阜阳无名小吃。正堂转一条廊道,都是食客。没位子。等了会儿轮到我。食谱的第一单:馄饨。我点了。我把中午当早上。

我捧着热气腾腾的馄饨,找了个位子。这碗是个老江湖,又厚又高,往往大号里挑呢!碗沿加了道蓝箍,怕碗里

的晃荡不老实吗?飘着的馄饨被沉着的馄饨顶住,沉着的想上来,被飘着的压着。碗里热闹了。咬了一个,肉馅鲜嫩感觉不错。接下来的汤汤水水很痛快。老一套了,可老一套里全是味道。也够新鲜啊!

十二点早过,一道来的人,还在排队!好像早晨是这么难等到。我低着头,少不了的稀里哗啦。肚子被一连串地响应着。就是随大流,我也是被高抬了。

上来一袋煎饼。我的吗?我饱了。这和我们那里的煎饼,不是一个概念!面皮包着潮乎乎的菜叶,大平原里的新鲜劲儿直冒。我更饱了!

11月24日南京路外滩开张,这个开在五层屋顶的游乐场靠

什么招徕游客?他们打出了电梯这张王牌,当时的上海普通市民大多未见过电梯这玩意。

海人都挤到那里去乘电梯了。

将南京路电梯秀推向高潮的是四大公司,先施公司是四大公司中第一个开张,它也是侨资在上海开办的第一家综合

性大型环球百货公司,1917年10月20日开业当天,创办人马应彪就搭乘电梯,从七楼缓缓降下,轰动上海滩。该公司一至四楼为商场,顾客可乘电梯上下。另外还有电梯直达六、七层的先施游乐场。1918年9月,永安公司开张,该公司经营基本上仿先施公司,六楼和屋顶也开设各种娱乐场,当然也有风光无限的电梯。新新

公司(今食品一店)是1926年元月23日开业的,该楼七层,

五楼以上设立饭店、茶室、美发厅、旅社,同时还设立综合性娱乐场,大楼内装有6部电梯,在当时绝对是风光独揽的。大新

翠亨,五桂山深处的一座小村,位于珠江口西岸,隶属中山市南朗镇。这个安谧的偏僻之处,正是孙中山先生的故里。

据载:康熙年间,蔡姓人在此建村,因地临山坑,故名蔡坑。道光初年,由于林山苍翠,草木葱茏,且粤语中“蔡”与“翠”、“坑”与“亨”谐音,为图吉利,改为“翠亨”。明清时期,这一片包括香港、澳门在内的广大区域,辖于香山县。万历年元(1573年),葡萄牙以

对联“一椽得所,五桂安居”。由此可见,当时的先生已经具备雄鹰之志,但似乎还没有形成天下之心。

正堂,高挂着先生画像。跨过门槛,稍一抬头,便可对视他的目光。我的身心不由得一波震颤,分明感应到他肃穆的眼神在注视着每一个来者,宛若在谆谆告诫,殷殷勉励,深深期望。

略显黑暗的天井中,有两道光线直直射入。可以清晰地看到光柱中缓慢升腾却又翻滚着的浓浓尘埃,犹如时光隧道,仿佛可以从中洞见中华民族的深邃历史,痛苦的挣扎,失败的叹息,国运的沉浮,成功的笑靥……

沿着参观通道,走向内宅。先生当年的生活场景一一呈现,卧室、厨房、书房、浴室等。每一件藏品,都是原物。彼时,他就是在这里寝食、读书、结婚、生子,与好友论国事,并写下了著名的《上李鸿章书》。

我蹑手蹑脚地行走着,似乎此时先生正在里面思考与休息,怎么能忍心打扰呢。

突然,天空下起大雨。亿万粒水滴急速坠落,激烈地敲打着地面,将自己撞击得粉身碎骨,蒸腾起一股股缥缈的乳白色烟雾,弥散开来,连地面也模糊不清了。

我没有雨伞,只好滞留廊下,等待雨停。看着这天地共振的场面,听着这万物齐鸣的声响,内心不由得感叹这宇宙神秘无比的力量。又想起先生影响和带领万万千千的革命党人,像雨滴一样义无反顾地舍身忘我。这亿亿万万的雨滴,最终汇成了洪流——历史的洪流,冲垮了两千多年的腐朽帝制,推动古老中国走进了现代文明轨道。

翠亨,一个青青翠翠的小村,一个静静默默的小村。青翠和静默中,回荡着历史沉重的雷声,刻录着民族兴旺的秘密!

小吉是我养的第二只猫。那天傍晚,它从街角的小花园突然跳到脚边蹭我的腿。我蹲下来看它,它回以凝视。我伸手抱,它不逃。于是它叫施小吉。

小吉很漂亮,完全没有流浪猫的沧桑。

砂尤其用得溜,每一堆都高高地冒尖,省了我铲屎前找屎的麻烦。我总是一边铲一边问它是不是从原来妈妈家溜出来找不回去了。带它去打疫苗的时候医生说它大约是七月底生的。这不巧了么?我一拍大腿,让它跟宝爷用了同一个生日。宝爷很喜欢小吉,但对小吉是否喜欢自己却不太有自信,抱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。小吉则喜欢趁宝爷不在的时候跳上他的床睡觉。当然,小吉最爱的还是我的书房。尤其爱跳书桌,上来以后就往那排晾毛

笔的架子当中穿,撞得一排的笔叮叮当当的,像门帘像风铃。我坐在书桌后边看它,它回以凝视。我作势要打,它逃。于是它叫臭猫。

小吉擅长陪伴。它大约是有些神通的。每次我翻书的时候它

总是趴在我边上安静地打瞌睡,但若是刷手机,小吉就会用咬手礼来邀请我陪它玩。我不晓得它是如何区分书和手机的,猜测可能是因为手机屏幕的亮光对它有某种刺激。宝爷则指出更可能是因为刷手机的时候我的表情跟它更加接近。按照宝爷的说法,我可以试试在手机上看横滑的电子书,如果小吉不来吵我,那可能就真的是因为我刷短视频时候的表情够白痴。我哼哼,宝爷一晒,于是他叫臭孩子。

小吉挺费钱。打开我的购物App,满眼都是猫粮猫砂

猫玩具,但价格区间跨度很大,我显然打了大数据一个措手不及,这让我很开心,就像小吉从街角蹦出来蹭我的时候。在这个万物都可以被计算的世界,总还有一个不能被计算的选择。就像我蹲下来看小吉时,它的眼睛不躲不闪,晶莹剔透。鼻尖是嫩嫩的粉红色。瘦瘦小小的身体轻轻靠在我脚边。我抱起它时它脚底的肉垫软乎乎冰冰凉。那一瞬的心动,我不晓得该怎么算。

这世界的美好有多少是来自那些不舍得计算的心动?

七夕会

公司(中百一店),

在四大公

司中它的年纪最小,由澳大利

亚华侨蔡昌来沪创办。

1936年1月

10日,它将南京路的电

梯秀做到了极致,老板从美国奥的斯公司斥巨资购买2部自动扶梯,这是全亚洲首条轮带式自动楼梯,连接起了商场一、二、三、四层,“大新公司乘自动扶梯”成为当时最时髦的口头语。

作家白先勇曾在《上海童年》

一文中提到,1946年,他随全家

搬到上海。当时南京路上的四大

公司——永安、先施、新新、大新,

像是四座高峰隔街对峙。

大新公

司安装了全国唯一的自动扶梯,

那是一道天梯,他踏着自动扶梯,

冉冉往空中升去,这部自动扶梯

载着他童年的梦幻,伸向大新游

乐场的“天台十六景”。

